

///
晓松
溪月

〔著〕



我愿逢着一个
丁香一样的姑娘

——戴望舒传

每个男子心中都住着一个
丁香一样的姑娘。

民国才子，雨巷诗人，
一生多情而坎坷。
他的诗，
替新诗开创了一个新纪元。

///
晓松
溪月

| 著 |



我愿逢着一个
丁香一样的姑娘

戴望舒传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愿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 / 晓松溪月著. — 青
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6. 12
ISBN 978-7-5552-4629-9

I. ①我… II. ①晓… III. ①戴望舒 (1905-1950)
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15581号

书 名 我愿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

著 者 晓松溪月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杨 琴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特约编辑 颜小欣

装帧设计 千 千

照 排 刘丽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 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8.5

字 数 1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629-9

定 价 36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

爱上了
校园里的一花一木，
一草一石。

序言 ///

留不住，春去了

春上，堤上繁花似锦，嫩柳枝折断时有奇异的芬芳。

每当清风拂过茂密的绿叶，细雨自天边飘飘然飞舞时，我的眼前总会浮现一个画面：在江南的一个小镇上，天空灰蒙蒙的，黛瓦屋檐上悬挂着当断不断的雨滴，高低起伏的青石板仍旧冰冰凉凉。不知何时，忽见一个身穿旗袍的少女，撑着一把油纸伞，徘徊在悠长悠长而又寂寥的巷子里。她的步履翩跹，虽然只是留下了一个背影，却已经让身后的路人看得着了迷。她是那样美丽，细长柔软的秀发垂到腰间，曼妙多姿的身材难掩风情。他一路追寻姑娘的影踪，内心深处似小鹿乱撞，他多么想要迎上前，却又在一刹那间，不得不保持距离。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，真的苦杀了多愁善感的诗人。

戴望舒写那首诗歌的时候，不知能否想到，有一天丁香姑娘会距离他那么近。他们在老槐树下许着至死不渝的情话，他们

看着彼此的眼眉不言不语，他们的过往如繁星明月朗朗可见。
但是，可见又如何？到最后，不一样是恩断义绝吗？

天空片片零落的花瓣，能否读懂诗人的伤心欲绝呢？他本以为，只要留学归来，他就可以牵起她的手，望着她的眼，将渺茫的未来紧握掌心了。可是，他终究没能预料到，刹那的离别，居然成了今生的憾事。

留不住，春去了。

后来，他在明媚的阳光中邂逅了蔷薇姑娘。初次相见，他们一见倾心。蔷薇姑娘收起了针刺，诗人敞开了心胸。月色如洗，树影斑驳。如此良辰美景，他们总算喜结连理。可是，伴随着苍老的人和事，诗人逐渐变得冷漠，蔷薇姑娘也撑开了自己身上的细针。她把他刺得体无完肤，他又把她伤得叶黄根残。只要见面，他们就免不了唇枪舌剑。这样的婚姻，日后安能长久？最终，他们海天之隔，直到蔷薇姑娘再觅新缘，诗人的这段感情，又一次灭亡。

留不住，春又去。

在百转千回后，诗人遇到了年轻貌美的玫瑰姑娘。她生在南方，长在南方，有白皙的肌肤、硕大的眸子、纤细的身姿，

当是难得的佳人。诗人华丽丽地沦陷，直到不顾世俗的目光，再度娶妻。此时，戴望舒38岁，玫瑰姑娘17岁。他们相差21个年头，本就是老夫少妻，性格和价值观的差距，怕是早就埋下了伏笔。后来，玫瑰姑娘爱上了与她同岁的男孩，她选择与男孩私奔，诗人的希望之光彻底毁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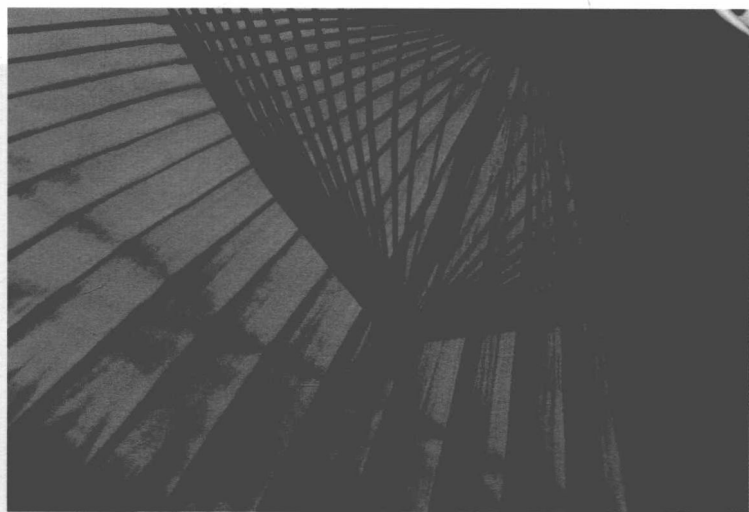
留不住，春永别。

这一生，他有幸爱上三个女人。

可不幸的是，临终前竟无一人送别。

他期盼着余生平平淡淡，然而大限将至，却未能如愿以偿。

他生前是永恒的苦役，或许死后，终将会变成幸福的游云吧。



· 目录 ·



第一章 _

丁香一样的姑娘

[1]	临花照水，一梦三生	0
[2]	雨巷轻雾，纸伞柔情	1
[3]	相视不语，眉目如画	2
[4]	无醒云雾，斑斓彩翼	4
[5]	夜色百合，自有芬芳	4
[6]	天涯尽头，满目黄沙	5
[7]	鸳鸯结伴，无关爱情	7
[8]	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	8

✿ 第二章 _

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缘故，
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

[8]	[7]	[6]	[5]	[4]	[3]	[2]	[1]
梦中蔷薇， 再见无期	飞雁传书， 饮鸩相逼	海天之隔， 相思如雨	佳期未至， 流光已央	芙蓉花开， 年华苍老	春水有情， 落花无意	岁月静好， 爱如潮水	丽影娟魂， 相逢是歌
1 6 8	1 5 8	1 4 8	1 3 6	1 2 3	1 1 2	1 0 2	0 9 3

✿ 第三章 _

这只是为了一念，不是梦，
就像那一天我化成凤

后记 1

[8]	[7]	[6]	[5]	[4]	[3]	[2]	[1]
云的脚步， 月的归处	秋的忧悒， 海的怀念	月如何缺， 天如何老	昼眠听雨， 朱颜易心	长发及腰， 娶你可好	情生两处， 花开一朵	人生初见， 暖风如熏	炮火连天， 不忘旧物
2	2	2	2	2	1	1	1
4	3	3	1	1	9	9	8
4	9	0	8	0	9	1	3



第一章 _

丁香一样的姑娘 ▽

诘问苍天，

滚滚红尘里的不羁牵绊，

到底何以解忧？

这烦扰的尘世，

是否像那拉着喉咙嘶叫着的金蝉，

是否像那没完没了的汽车鸣笛，

是否像那战场上血与泪的厮杀，

又是否像那源于心底的歇斯底里地呐喊？

[1]

临花照水，一梦三生

1926年6月，正值盛夏时节，鲜绿的青草、猩红的月季、苍翠的松柏、高傲的游云，在烈日的重重包围之下，沉闷又无趣地叹息着。窗外的阳光像是涂了辣椒油，刺眼的锋芒令人睁不开眼睛。他坐在书桌前，转首侧目，想望穿随风轻扬的柳梢，想凝视碧海蓝天处的白塔，想伸手触摸散发着幽香的野花，也想站在高山之巅往下俯瞰一座座冒起白雾的城市。

然而，一切是那么真实，又那么虚幻地存在着。

黄昏，晚霞。

当金色的阳光落满空寂的教室，当徐来的清风抚过窗棂时，他刚好微微蹙起眉梢，闭目凝神，幻想着真真假假，分分

合合。在半醉半醒的意识中，突然袭来一处闲愁，一处哀伤，一处落寞，一处寂寥。他诘问苍天，滚滚红尘里的不羁牵绊，到底何以解忧？这烦扰的尘世，是否像那扯着喉咙嘶叫着的金蝉，是否像那没完没了的汽车鸣笛，是否像那战场上血与泪的厮杀，又是否像那源于心底的歇斯底里地呐喊？

他不知道。只是一个人沉寂着，伴随着课堂上法文老师富有磁性的声音，从上午一直落寞到暮色渐起。这一年，戴望舒刚满21岁。去年6月初，他参加了轰动一时的上海“五卅运动”。然而，没过多久上海大学就被查封了。迫于无奈，他才辗转到法国教会举办的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。

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呢？学着喜欢的文章，读着充满活力的诗歌，还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若说不快乐，夫复何求？1922年，戴望舒与张天翼、施蛰存、叶秋源、李伊凉等，在杭州成立了“兰社”。平淡的时光里，他们常常聚在一起，谈学论诗，也曾同进同退，参加过不少爱国运动。然而，他从未想到有一天会遇到一个女孩，让他半世流离的肩膀有了停靠，让他碾碎成泥的心再次复合。

她叫施绛年，是施蛰存的大妹子。施绛年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学，毕业后在上海邮电部门当职员。这年，她才16岁，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中学生。她生得亭亭玉立，两个麻花辫搭在肩

上，仿佛两只摇曳生姿的蝴蝶。见过施绛年的人都说她长得漂亮。即便是一向沉静内敛的哥哥施蛰存，也曾跟朋友念叨过这个妹妹。

她的美是独一无二的，戴望舒没见过，只是从施蛰存的只言片语中有所了解。1921年戴望舒在杭州认识了施蛰存，那年他才16岁，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少年。在春风送雨的时光里，施蛰存曾向戴望舒谈起过施绛年。虽然是五年前的旧事，他却分毫不差地记在心中，只盼望着有朝一日可见，也算了却了醉梦中的遐想，滚滚红尘里的惦念。

某天夜里，清辉如雪，星曜悠然，洒满长街。

灯火璀璨的小巷深处，三四个人结伴前行，一路高歌，踏着如水的月华，互开着彼此的玩笑。是夜，施蛰存约戴望舒等人去酒楼吃饭，大抵谈了些诗刊的事。

回来的时候，天色已晚，路灯微微闪着寒光。

朋友们聚在一起不甚容易，施蛰存很高兴，就多喝了一点儿酒，等走出酒楼时还吵着嚷着要去再喝。众人怕他路上出事，就让戴望舒送他回家。

暗黑色的小道似乎没有尽头。

两人互相搀扶着，有说有笑，踉踉跄跄地穿梭在月色掩映下的小巷中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在一盏散发着柔光的路灯下，一个身穿呢子大衣的女孩正伫立于寒风中望着他们。

他永远忘不掉那一天。

女孩的眸子是深黑色的，像是两颗摇摇欲坠的珍珠。灰色的呢子大衣，在冷风轻抚下，微微翘起衣袂，宛如一朵盛开的红花。她是那样美，像碧空中高傲飞旋的花瓣，像秋色里傲然于世的白霜，像江面上扬帆远航的孤舟，又像花海里挥舞羽翼的蝴蝶。

戴望舒看得痴痴的，手一颤，竟差点儿摔了施蛰存。

那是他第一次怦然心动，胸口居然涌上一种难以言说的暖流。

施绛年笑着走过来，接过戴望舒正搀扶着的喝得酩酊大醉的施蛰存。她的脸上飞过一片赤霞，眼眸婉转，快要挤出了泪痕。